

HAN ZANG YUYAN YANHUA DE LISHI YINBIAN MOXING

汉藏语言演化的

历史音变模型

——历史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探索

江荻 ◆ 著

民族出版社

汉语语音演化的

历史音变模型

王 力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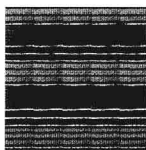
商务印书馆出版

· 1 ·

汉藏语言演化的 历史音变模型

——历史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探索

江荻 ◆ 著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藏语言演化的历史音变模型/江荻著. —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2. 10

ISBN 7-105-05211-2

I. 汉... II. 江... III. 比较语音学—汉、藏
IV. H21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71015 号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http://www.e56.com.cn>

北京民译印刷厂微机照排 迪鑫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2002 年 9 月第 1 版 2002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 22.125 字数: 600 千字

印数: 0001-800 册 定价 55.00 元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总编室电话: 64212794; 发行部电话: 64211734)

本书的出版得到世界少数民族语文研究院的资助。

谨表谢忱！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系列丛书》编委会名单

主编：黄行 梅思德

编辑委员会：（按姓名笔画排序）

孔江平	王丹宁	白丽珠	孙宏开
江 荻	吴安其	狄乐伦	苏 珊
陆文绢	周庆生	林桦风	金瑞卿
赵明鸣	徐世璇	殷图安	梅思德
黄 行	朝 克	廖乔婧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系列丛书》

编辑前言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有了较大的发展，在少数语言的描写研究、比较研究、语言使用和语言规划等基础研究领域，取得了比较丰硕的成果，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少数民族语言研究学科的知识体系。

作为我国少数民族语言主要研究机构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在第六个五年计划到第九个五年计划期间主持或参与开展完成的重点课题成果主要有：“六五计划”重点课题成果《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民族出版社）；“七五计划”重点课题《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比较研究》课题成果《苗瑶语古音构拟》、《侗台语族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国孟高棉语族语言与南亚语系》（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使用情况和文字问题调查研究》课题成果《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使用情况》、《中国少数民族文字》、《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使用和发展问题》（中国藏学出版社）；“八五计划”重点课题成果《我国新创与改进少数民族文字试验推行工作经验总结与理论研究》（中华社科基金），《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方言研究丛书》（四川民族出版社），《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系列词典丛书》（四川民族出版社）；“九五计划”重点课题成果《中国新发现语言研究丛书》（上海远东出版社、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这些系列研究成果大多数围绕某种明确的研究主题开展，可以大体反映 20 年来少数民族语言基础研究和基础应用研究学科分布和完成成果的基本状况。

进入 90 年代后期以后,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的状况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随着老一代学者和 50 年代培养的一批少数民族语言专家的相继离开研究岗位,中青年研究人员已逐渐成为学科研究的主要力量。他们充分吸收和继承了前人的研究传统,同时在研究的理论方法方面又具有较新的知识结构和研究思路,因此这一时期的课题选题和完成成果和以前的研究相比,出现了更加多样化的趋势,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这个学科的发展和变化。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和世界少数民族语文研究院东亚部合作组成编辑委员会,编辑出版这套《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系列丛书》,目的是为了集中反映这一时期和今后一段时间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的主要成果。丛书没有规定统一的主题,这样可以更充分地体现学科现状和发展的多样化趋势,也可以和目前仍在陆续研究出版的《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方言研究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系列词典丛书》等侧重语言田野调查和基本描写研究的系列成果形成相互补充的格局。

应当说明,这套丛书的多数成果在课题调查和研究的过程中,分别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华社会科学基金、中国自然科学基金以及国家教育部等部门在课题立项和经费资助方面的支持。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系列丛书》编辑委员会

2000 年 12 月

序 言

这是一本专门讨论历史语言学理论的书，在国内历史语言学的方法还不大盛行的时候，居然出现这样一本“另类”的书，令我喜出望外，当然有幸为这本书写序更是我乐意做的事。

十九世纪历史语言学在欧洲有辉煌的成绩，主要的成绩都是来自比较研究，比较研究的目的是建立亲属语言间的对当关系，根据这种关系构拟原始古语。当然能够这样做的原因是基于历史语言学所有的共同信念：“相信语音变化没有例外，如有例外一定可以解释。”这里所说的比较研究以及根据比较研究发现的规律都是以印欧语为对象的，后来以这种框架建立的历史语言学是否能适应每一种语言自然是可以讨论的一个问题。

江荻在这本书里提出以汉藏语演变的历史作为观察音变模型的对象。它特别着重语言演变的过程，“任何研究都不能忽略事物的状态和存在，”但是“重过程而非状态，重演化而非存在应该成为语言历史研究的重要原则。”从这个原则出发，他提出“语言一定要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演变，在不同社会时期它处于可能完全不同的状态。”既然引进社会发展的因素，就增加了语言变化的复杂性，语音的演变既有传统所说的规律性，也会有随机性。这本书的目的就在于说

明规则的变化和随机变化的规律和条件。最主要的一点在于以印欧语为根据的历史比较法作为基础，观察汉藏语言演化的过程，从而丰富历史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使它更具有广泛的一般性。

作者并不介入汉藏语是否包括壮侗语、苗瑶语的争论，他讨论的对象主要是藏缅语。讨论中显示他对古藏文、古缅文、藏语支、羌语支、缅彝语支和景颇语支的方言都能充分掌握，几乎到了“如数家珍”的程度。正因为对这些语言和方言材料的了解，使他讨论元音演化、辅音演化和声调演化的模型时能够从实际的语音变化入手，得出抽象的原则。

从第四章起就是这本书的主要部分，作者在讨论元音辅音演化之前，首先提出研究语言演化多重视角问题。包括：一、语音之间的线性关系，二、语音空间及语音之间的空间位置关系，三、语音自身的属性，四、语音所处的韵律地位，五、语言系统状态。从这些视角出发，自然他探讨的着重点和以往大有不同。例如：作者说的原理之一是“长元音在语音空间中上移”，实际上包含两方面的意涵：“一是元音变化之前发生过时长的变化、由短元音变为长元音。二是元音上移变化存在一定层次和过程。”这种推论背后的认定是多重视角的。作者讨论辅音和声调的演化都有同样的深度，这里不一一介绍。

综观此书，作者的知识面和注意的相关方向非常广泛，从考古、科技史、各语言的文化背景，和印欧语言的演变史，到王士元的词汇扩散理论、拉波夫的语言变异理论和实验语

音学的最新研究，他都有相当程度的掌握，在年青的这一代语言学家里是一位少见的博学者。他得到的结论未必人人都同意，但都是从实际出言之有物的。

如果要在本书中挑一点毛病的话，我觉得在某些讨论理论的地方不容易看懂，有些新创造的名词从字面上不容易了解其确切的意义。这也许代表年轻人爱好新奇的心态，假以时日炉火纯青的火候就会自然到达！

由于我和孙宏开先生合作的计划“汉藏语同源词研究”，使我有缘结识江荻，江荻又有缘在清水湾科大做了一段时日的研究。我觉得他实事求是，好学深思，实在是青年学人的楷模。就以此序记此一段因缘。

丁邦新

谨序于香港清水湾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学院

二〇〇二年九月九日

序 言

正像本书副标题对书名的诠释那样，这是一部主要以汉藏语系语言为研究对象、全面讨论历史语言学理论和方法的专著。

众所周知，20 世纪以来，汉藏语言的历史研究多次掀起学术论争的波澜，学术讨论的焦点很大程度上集中在汉藏语言的系属分类问题方面，也不断出现新的研究思路和新的研究方法，基本目的就是要突破现有研究框架，转换视角去观察语系分类中难决的问题。

本书作者认为汉藏语言的历史和系属问题之所以很难探明和证实，主要原因有两方面。一是语言历史研究中没有建立一种把语言系统的演化与社会系统的演化关联起来的理论。这应该是事实，以往讨论语音演变的时候，尽管也有文章联系造成语音演变的社会、文化原因，可在单篇论文里这些讨论的深入程度是很有限的。本书的突出特点是从认识论和系统论的高度审视语言与社会的关系，全面建立起语音演变与社会系统状态之间的有机联系，以及这种联系所反映出来的语音历史音变模型。试设想以往关于语音变化的观念，某个音素变为另一个音素，无非是去寻找关于音变的生理或者物理条件等等方面的解释。而作者提出，不同的语音变化代表着不同的音变性质，蕴含着不同的社会系统状态属

性。这样的见解是非常深刻并卓有眼界的，以我曾研究过的羌语来看，北部方言没有声调，南部方言有声调；北部方言复辅音复杂，数量较多，多半都对应着南部方言的单辅音形式；北部方言的长元音在南部方言中多半读成短元音和复元音。这些语音现象反映出来的特点就是南部方言发展比北部方言快。那么社会系统方面，北部方言群体与牧区藏族交错相邻居住，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都呈缓慢发展状态；而南部方言群体从事农业生产，与周边汉族群体交往密切，社会各个方面都发展快一些。这两种完全不同的社会系统状态恰好对应着两种不同的方言差异，显然，我们很难否认不同的社会状态对语言是可能造成不同影响的。

第二个方面，作者认为语言是一种自组织演化系统，因而全面引入自然科学的非线性研究方法阐释语言的音变现象。虽然作者关于音变的研究基本限定在历史变化范围，但从书中所提出的关于汉藏语言元音空间演化轨迹原理、元音长短特征属性原理、辅音强度等级原理、音势等级原理，以及响度等级原理、浊度等级原理和自主调控嗓音机制原理等等论述来看，作者的分析具有严密的逻辑基础，也符合当代语音科学的物理和生理分析方法和发展趋势。作者能够以现代科学演化理论为基础，对历史语音进行宏观探索，可以说的是深具洞见，达到了历史语音研究的全新境界。就以辅音音势等级弱化原理来说，作者提出：在气流强度和发音方法都确定的条件下，发音部位的差异仍然对语音的形成和变化产生影响。这是由于不同发音部位形成了不同的语音空间

或不同的发音通道形状，发音通道的长短或空间大小会影响摩擦点的气流强度。越是处在通道外缘的音，比如双唇音，所需气流强度越大，越是处在通道内部的音，比如喉塞音，其形成所需的气流强度则十分微弱。因为通道面积越大，压强越小，二者呈反比关系。由于这个原因，作者认为，气流越弱，就越只能是靠近喉的部位构成阻碍。贯穿到各个音类，则可以获得音势强弱的基本顺序：唇音>舌尖音>舌面音>舌根音>声门音。把这个道理与社会群体的言语活动关联起来，越是封闭的社会群体，比如历史上家庭式的游牧群体，表达信息少、沟通频率低、词汇量萎缩，自然而然就会出现语速缓慢、语气平缓、发音含混的效果，其结果就会出现一些音类的发音部位后移，也就是作者所说的音势等级弱化的现象。当然，这种分析是否符合各种不同语言事实还需要进一步研究，但作者的分析独具特色，而他贯穿在全书中的这类分析可以说打通了语音与社会、语音与文化、语音与历史的关系。这是历史语言学家一直企盼能够做到的事情，我想这应该是本书对历史语言学的发展及重要贡献。

在微观分析上，作者的一些具体阐释也非常精辟。例如古藏语[ɰl-]声母为什么现代方言读作[d]或者[dz]，书中的讨论既生动又有趣（请参见作者 1996、1997 的论述及本书所用的图形表现方式）：前一个音素的气流段侵蚀了后一个音素的持阻时程段，两个音素的发音产生非线性叠置，造成后一个音素[l]只剩下表现为破裂的除阻段，当然该音素就可能读作塞音或塞擦音了。后来潘悟云先生（1999）讨论汉语上

古音时也接受了他这个解释。作者进一步把这种音变现象与开放的社会系统联系起来,并以此反过来说明为什么藏语周边其他封闭型社会的语言中[ɹl-]大多脱落前置辅音而读作[l-]的原因。通读全文,我看到作者每一项细微的分析中都能够联系社会系统与语言系统的关系来论述,真可谓是每一个为什么、每一个怎样变、都能够有条有理的娓娓道来,其中不乏睿智与机趣。因此,系统状态纵横全书,构成一幅完美的立体网络框架,相当全面的表现了作者认识世界图景和语言演化的思想。

该书还有一个值得赞赏的观点,作者认为:“语言的演化是其随着社会演进、人类表达其认知世界的方式的变化以及所引致的语言符号体系的变化”。因此作者不同意把语言单纯看作交际工具,他指出:“语言是语言群体的社会行为,这样的行为反映他们怎样看事物,怎样看社会,怎样看关系,他们通过语言表达他们的看法,并形成了沟通和交流。所以,我们并不同意把语言定义为交际工具,语言作为交际工具只是人们表达对世界的看法这种行为的结果而已。语言作为交际工具表明语言具有沟通和交流的功能,除此之外,语言还具有一些其他重要的功能,特别是传播和传承功能。”我想,作者之所以能够获得这样深刻的认识,一是他阅读广泛,具有深厚的理论功底,二是他能够深入民族地区,通过接触社会各个阶层人民大众,观察语言现象与社会现象的内在联系,并最终形成这种观点。也正是因为作者具备敏锐的眼光,因此他看待语言和看待世界的视角是新颖的、有创见性的。

这本书还有许多令人惊叹的创新，比如作者提出语音材料和语音组织方式演变的论述，这种跨越语系、语族，牵涉数千甚至上万年人类语音发展历史的宏观论述本来是难以让人想象的，可是一旦放在了作者构建的“语言系统演化论”框架之中，其与作者提出的语言观以及语言自组织机制原理融合得恰到好处，不能不让人信服。作者关于这个问题的论述（第三章 3.9 节）还有一个扩展性讨论，即第四章 4.5 节“音节的韵律特征”，而这个内容又与作者提出的语音演化五个视角相辅相成，这五个视角是：语音演化的线性关系、空间关系、自身属性、韵律地位以及环境关系或语言系统状态，作者的这些观点全都贯穿在书中的具体研究中，由此可见作者研究上的精细和周全，以及对宏观构思与微观分析的熟练驾驭能力。

历史比较语言学所开创的辉煌历程使汉藏语言学在世界学术之林尽展风采，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们在欢欣之余也必须看到今后道路的艰难。江荻博士这部专论可以说是尽收历史比较法的精华，却又不受历史局限的羁绊，勇于深入剖析比较法的缺失，然后提出建立分析演变过程的理论以及历史音变模型的思想。作者坚持认为，通过对语言演化过程的研究，可以探索语言群体的社会发展历史，因为，决定语言演化的力量来自语言系统状态的变化并最终来自社会系统状态的发展，而这种状态是由语言群体所处时代政治、经济、宗教、文化以及生活方式的总和所构成的。所以，语音的变化蕴含着系统状态属性，不同的音变类型反映了不

同的音变性质和音变方向，从语音变化的性质可以一定程度上推断社会系统的状态，甚至体察到语言群体的历史面貌。反过来，如果我们凭借考古、历史、文化的研究而得以了解语言群体的历史状况，同样也可以用来判断语音的历史面貌和音变的过程及方向。这样的研究应该是今后历史语言学方面极有价值的努力方向。

作者在撰写博士论文之前已经发表过部分关于历史音变模型的论文，但由于一直没有机会全面阐述他的语言观和理论框架，非线性音变分析技术又与传统分析方法有很大的不同，读起来确实不易理解，因此，在当时的一些学界议论中以及论文的写作和答辩过程中，对他的一些分析，有人并不完全赞同。但我赞赏作者的理论勇气以及经过认真思考以后，建立在丰富资料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因为闪光的东西并不是一开始就会被普遍接受的。我特别要提到，作者对汉藏语元音各类移动演化的系统性详尽论述（第四章和第五章）在学界还是第一次；而对辅音音变现象的全面归类（第六章）也是以前所没有过的；至于作者在声调起源研究中把嗓音特征与人的发音活动联系起来，提出自主与不自主调控型嗓音机制理论，更充分体现了作者一以贯之的思想，即语音变化“要与语言主体的人的行为联系起来，人的发展过程既是生物性过程也是社会性过程。人需要适应社会的发展，发掘和改善自身的潜能，达到控制、认识物质世界的目的，并且通过表达对物质世界的认识来实现这个目的。因此，语音作为人们认识世界的表达方式的材料也同样会随着这个过程而